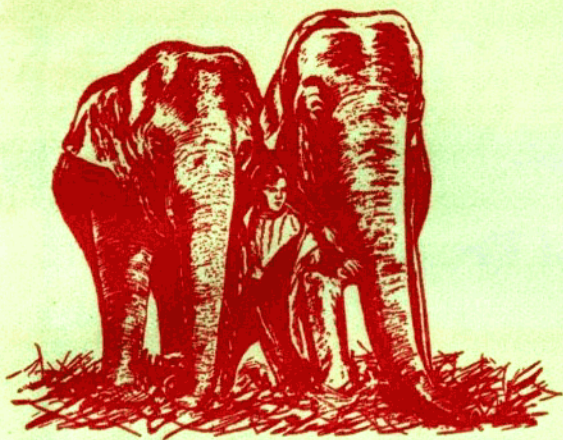




馬戏团的警報

沃尔夫岡·庫哈司 汉斯·庫比許著

游 炳 譯

手
和
PDG

故事开始于柏林美軍占領区的一个院子里。柏林有許多这样的院子：水門汀的地面、角落里竖着一根拍击毛毯的木棍子、后面是一些垃圾箱……四周都是牆壁。牆壁上有許多窗戶，好象眼睛似的瞰視着院子。凡是院子里发生的事，都跑不出这些眼睛的視線。

这些院子里可隱藏着秘密哪！那是一些孩子們的秘密。这些秘密常常是很好笑的，但有时也是严肃而偉大的。

克勞司和馬克司是一对老朋友。他們已經不是小孩子了。克勞司十四岁。馬克司比他还要大一岁。他們和所有的穷孩子一样，很熟悉街上的生活。但是他們覺得最舒服的还是自己的院子。院子里除了屋檐之間四方形的天空之外，还有搖手风琴的經常在演奏音乐。

他們的美梦就从这个地方开始。

他們两个想成为拳击家。

他們把一只旧面粉袋挂在拍击毛毯的木棍子上，里面裝滿了沙土。这就是他們的操練場。他們在緩慢摆动着的袋子周圍跳来跳去，練習着短直击、長直击以及两手輪发的

連击。他們的手上包裹着破旧的碎布。

这一天下午，在距离他們不远的地方，有几个比他們还小的孩子在玩耍。他們吵吵嚷嚷地拋擲着一个皮球。

突然，一个高大而强壮的男人闖到院子里来，气呼呼地嚷道：

“該死的小把戏！我不准任何小孩子在我的院子里玩耍！”

接着他就喊自己的狗。那条狗就躺在角落里垃圾箱旁边。毛毯木棍下的两个孩子，他好象并没有注意到。馬克司帶着故意說道：

“他总是这样呼吆喝六的，胖家伙！”

“別作声！”克勞司輕輕地回答道。

“否則他会把我們也赶走的！”

这男人在一間平房的門口消失了。这間平房是属于正屋的舞厅的。孩子們又等了一会儿，然后馬克司神气地命令道：

“来，輪到你了！”

克勞司走到了沙袋旁边，开始迅速而用力地捶打起来，好象在他面前真有一个对手似的。每逢他击中沙袋的时候，就发出一声沉闷的声音。听起来象是在打鼓。但是，克勞司正打得起劲的时候，手上的碎布片滑掉了。他不高兴地放下了双手，說：

“真沒有勁！”

馬克司安慰他道：

“我們馬上就會有一副拳擊手套了！”

“唉，你這句話已經不能夠使我相信了。”

克勞司不高興地說道。

“我們已經積聚了六個月的錢，但是至今還只有十三個馬克。”

他們沉默着。突然，馬克司問道：

“會不會有人要買我那把獵刀？”

克勞司吃驚地說道：

“你想把它賣掉嗎？”

馬克司大方地把手一揮：

“唉，什麼，我是個拳擊家，還需要什么獵刀……”

克勞司滿懷敬意地望着自己的朋友。他們正要離開院子走出去的時候，有一個小孩急急忙忙地跟着他們跑來。這小孩剛才還在跟其他的孩子一起玩耍。他是克勞司的弟弟卡里。克勞司回過身來，用命令的口氣說道：

“在這裡等着！媽媽就會來的。”

卡里不高興地留了下來，向他們兩人伸了伸舌頭。

房子前面的街上，停着一輛啤酒車。司機正在把一個裝滿瓶子的箱子搬進舞廳。舞廳的門口，出現了那個在院子里斥罵過孩子的男人。舞廳的門上有幾個霓虹燈大字：

KBK

下面還有一行比較小的字：

Kleines Ballhaus Klott (克洛特小舞廳)

一個孩子踩着一輛踏板車飛快地駛過了舞廳的門前。

在几公尺外，一群孩子坐在阴溝上，出神地观察着一样东西，原来是馬克司正在出售自己的猎刀。那是一把很好看的刀子，甲壳柄，还附有一个皮鞘。

坐在克勞司身旁的一个孩子把刀拿在手里，用大姆指試着刀鋒。一个瘦長的青年在他背后看着，他輕蔑地說道：

“这样一把切乳酪用的刀也值五个馬克？”

馬克司帶着威胁的神气向这瘦長的家伙看了一眼。

“当心点！長脚！”

他把刀子递給了另外一个人，同时詳尽地介紹刀子的优点：

“瞧这儿的，第一流的貨色，头等的鋼料，一个缺口都沒有！”

長脚譏諷地叫道：

“假如真是一把好刀，你为什么要卖掉呢？”

好些孩子被逗得哈哈大笑起来，另一些却繼續渴慕地观察着刀子。

長脚本想买下这把刀子。他嫌刀子不好，目的是想压低售价。他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。他决定先給个价钱：

“我出二十本湯姆·勃萊克^①与你交换！”

他拿出一本讀旧了的廉价讀物作为样品。封面上印着一个人和一只猴子在打架。标题是：“比死还快。”

① 低級趣味的讀物。

克勞司輕蔑地說道：

“我們對這種騙人的東西不感興趣！”

長腳擠到圈子裏來，激動地喊道：

“什麼叫騙人的東西！你認為世界上沒有湯姆·勃萊克嗎？”

其餘的孩子緊張地望着克勞司。他果真會表示懷疑么？但是克勞司直截了當地說道：

“誰高興看你那不中用的湯姆·勃萊克！”

長腳氣呼呼地喊道：

“有這樣的一個混蛋，居然不相信世界上有湯姆·勃萊克！”

一個小孩起勁地嚷着：

“湯姆·勃萊克的槍法是百發百中的！”

他在說這些話的時候，眼睛卻望着長腳，意思是要他支持自己。長腳堅信不疑地點了點頭。有個人興致勃勃地講着：

“湯姆·勃萊克是世界上騎馬騎得最快的騎師！”

克勞司冷冷地說道：

“你大概是熱得發昏了吧？”

對於世無其匹的德克薩斯騎師居然這樣輕視，實在使長腳忍無可忍。他氣勢汹汹地向克勞司走來：

“你这乳臭未干的小子！湯姆·勃萊克把自己訓練得象頭老虎似的。要是你不懂的話，就去讀讀那些童話吧！”

克勞司听了，馬上就跳起來：

“你敢再說一遍乳臭未干的小子!”

長脚决意为湯姆·勃萊克的荣誉作斗争。他小心翼翼地往后退了一步，但是，頑強地重复了一遍：

“乳臭未干的小子!”

馬克司也跳了起来。他把刀子小心地放在街沿上，用威胁的目光扫視着周圍。其他的人都退到了旁边，圍成一个圈子。

克勞司和他的对手面对面站着。克勞司立刻发动攻势。他用左手虛发了一拳，右拳就打在長脚的肚子上，打得長脚顿时失去了勇气，連气也透不过来了。湯姆·勃萊克并没有出現，并没有来帮長脚的忙。

長脚呼赤呼赤地喘着气，垂下了手。他一面呻吟、一面咒罵：

“真粗野……馬上就象野人似的动起武来了……”

克勞司把自己的襯衫再塞进褲子，神气十足地說道：

“在罵人家‘乳臭未干’以前，先要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!”

長脚突然又勇敢地叫喊起来：

“杰美来了。他会給厉害你看的。”

孩子們緊張地轉过身来。

一个二十岁左右的青年沿着人行道走来。他走路时腰肢一扭一扭的。他穿的褲子特別短，上衣倒很長，头发向后梳着，嘴里銜着一支香烟，两只手插在口袋里。孩子們恭敬地讓他坐下，連長脚也是这样做着。他認為自己是杰美的

亲信。他指着克劳司說道：

“这个出言不遜的家伙說湯姆·勃萊克是捏造出来的。”

孩子們好奇地等着杰美的回答。但是杰美并不重視挨打的亲信。他发现了那把剛才放在街沿上的刀子。他很感兴趣，就用脚尖踢着刀子。同时用外交詞令說道：

“無論如何他决不是象你那样的一个膿包！”

長脚看到自己結果还是丟了臉，就作出最后的嘗試，想挽回面子。他滿臉通紅，气呼呼地叫道：

“他們想卖掉这把切乳酪用的刀子，要五个馬克！真是高利剝削！”

杰美弯下腰去撿起刀子，把刀子从鞘子里抽出来，仔細地觀察着。

“你們想卖掉它嗎？”

馬克司点了点头，并且討了五个馬克的售价。杰美做出一副不希罕的神情，把刀子还了給他。馬克司用征求意见的眼光向克劳司看了一眼。接着很快地說道：

“四个馬克。”

杰美又把刀子拿在手里摆弄着。

“三个馬克。”

馬克司很委屈地說道：

“来，还給我吧！”

但是杰美很喜欢这把刀子。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，隨手將烟蒂丟在地下，吐掉了嘴里的烟絲。

“我最后的价钱：三个馬克加上两张馬戏票！”

克劳司吃惊地问道：

“馬戏票？哪里有馬戏团？”

“巴雷馬戏团。”

馬克司感到很奇怪，就反駁道：

“这馬戏团不是在东区嗎？”

“是啊——怎么样？这馬戏团是那边唯一 O K^① 的东西。獅子，大象，馬群，你們認為怎么样！”

馬克司怀疑地打听道：

“票子是有效的嗎？”

“我不是做滑头生意的人，”杰美輕蔑地說道，

“嗯，怎样？”

这两个孩子拿不定主意。他們相互望了望。馬克司从傑美的手里拿回了刀子，看了很久。刀刃閃爍着銀光，刀柄捏起来又是这样的合手。馬克司难受地与自己的刀子分手了。

“好吧，拿錢来。”

杰美拿出三个馬克和两张馬戏票，馬克司激动地收下了錢。杰美小心地把刀子放进了上衣里面的口袋里，接着，随便地点了点头，就朝着克洛特舞厅走去。他象个老顧客似的向舞厅的看門人招呼了一下，就在門后消失了。馬克司和克劳司依旧留在那里，心中怪高兴的。馬克司把手合

① 好的意思。

攏起来摇晃着这些錢币。錢币的声音响得多清脆悦耳！

晚上，克勞司和馬克司坐在院子角落里的垃圾箱上。窗戶里的灯光稀疏地投射在院子里。人們可以听到舞厅里的乐队正在演奏。

两个孩子中間，放着一个打开了的铁皮盒子，里面有許多錢币；他們正在数錢。

“你有多少？”

“八个馬克零三十。”

“我有七个馬克零七十。”

他們喜悅地对望着。克勞司兴奋地說道：

“現在我們可以买手套了！我們馬上可以練習左手了！”

馬克司裝出一種了不起的樣子：

“当然嘍！不論哪一个名手都有很好的左拳。”

过了一些时候，他很自信地說道：

“現在我已經十五岁了。一到二十岁，我就要名揚四海了！”

克勞司怀疑地問道：

“你办得到嗎？”

馬克司肯定地点了点头。

“只要放下决心勤學苦練就行了。”

他們摆动著双腿，在做著美夢。在这一刹那之間，好象他們沒有什麼事情办不到似的。一陣微笑掠过克勞司的臉

龐。他問道：

“要是有了許多錢，你想做些什麼事情？”

馬克司想了一想，回答道：

“買所有的東西，天天看電影，大吃大喝。最後我還要周遊全世界。你呢？”

克勞司慢慢地回答道：

“我不知道。可能我也要周遊全世界。然後，我要買一座很大的花園。”

“為什麼要花園？”

“買給我的母親，”克勞司微笑道，

“她很想有一座花園。”

突然，响亮的音乐响遍了院子。从舞厅的后門走出一个男人来。他在灯光下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过院子。孩子們的目光追踪着他。这男人在边門的过道里消失了。可以听到他走上楼梯的声音。

馬克司輕輕地說道：

“这不是克洛特嗎？”

克勞司点点头，怀疑地向过道里亮着的窗戶望过去。

“他上哪儿去啊？这个胖家伙！”

孩子們在那里坐了好一陣子，然後克勞司从他的座位上跳下来：

“你怎么样！我得上樓吃飯去！”

馬克司陪着自己的朋友走到門边。他搖晃着褲袋里的錢盒，高兴地問道：

“明天?”

“明天?”

克勞司愉快地重復着。

“我們買……”

馬克司在自己朋友的肩上打了一拳，問道。

“拳擊手套。”

克勞司回答道，同時回敬了一拳。他們哈哈大笑，相互點了點頭，克勞司就跑到過道里去了。

“手套買好後我們就到馬戲團去!”

他喊道，這時他已經跳上樓梯。馬克司在後面喊道：

“晚安，老朋友!”

象回聲似的從上面傳來了克勞司的聲音：

“晚安!”

他走了，嘴裡吹起口哨，吹著一支歌曲。

克勞司住在柏林一所破舊的住宅裡。這種住宅是由一個房間、一間廚房以及一個走廊組成的。他一心想把拳擊手套的事告訴自己的母親，因此激動地衝進了廚房。

“我們……”

他正想開口，但是又頓住了。克洛特坐在廚房裡。母親對克勞司沒好氣地說：

“你為什麼這麼遲才回來？飯都要冷了!”

克勞司沒有回答，但是克洛特大笑著說道：

“對，對，青年長大了。可能他已經有了愛人?”

克勞司帶着故意望了望這位老板。他從灶上拿走了一個用碟子蓋着的飯鉢，穿過走廊向房裡走去。

房裡很暗。可以聽到一種奇怪的卡卡聲。克勞司把飯鉢放在桌上，扭亮了電燈。在小床上坐着的是卡里。他正在用一把牙刷刷着一塊餅乾。克勞司用教訓的口吻說道：

“你在那裡搞些什麼？”

卡里告訴他：“我在工作。”但是並不停止自己的活動。可是克勞司並不懂得這類的工作：

“把餅乾吃掉，去睡覺！”

他嚴厲地說道。卡里抗議道：

“我還不疲倦呢……”

“現在就睡覺！”

克勞司用很重的語氣重復了一遍，並且還加上一句：

“……否則就不准你一起到馬戲團去！”

卡里激動地跳了起來：

“誰到馬戲團去？”

“我們去！你如果不馬上去睡覺的話，就不准你去！”

卡里不知所措地望着自己的哥哥。接着把餅乾和牙刷放到枕頭底下，橫倒身子，把被子拉到頭上。

克勞司在自己的盆子裡盛滿了湯。同時他還聽着廚房裡傳來的低微的聲音。他想了一想，然後蹣手蹣腳地走到門邊，慢慢地打開了門，來到走廊上。

母親在洗碗盆。克洛特看着她。他舒服地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拿出了一塊大手帕，慢慢地把它攤開，一邊冷冷地說

道：

“你还是卖掉一些东西吧！现在人人都在添东西。”

母亲看都不看就回答道：

“我们没什么可卖的了。”

克洛特玩弄着手帕，厌倦地说道：

“天哪！你不卖东西。那末，你愿意付钱呢，还是要我把你赶出去？”

母亲把污水倒掉。她在倒水时弯着腰。她用轻轻的、坚定的声音说道：

“我得抚养两个孩子……”

克洛特打了个呵欠：

“你告诉我这些事干吗？”

母亲回过身来看着克洛特。他坐在那里，好象这房子以及房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。他大声地、不害臊地用手帕摸着鼻涕。

母亲手里拿着盆子，经过克洛特的身边走到厨房门口。克洛特望着她的背影，粗暴地说：

“除非在明天付出一半房租，否则你就给我滚蛋！”

母亲走进了走廊的时候，才听到克洛特的声音。她面向着墙壁静静地站了一会儿。然后慢慢地把盆子放在一个架子上，再转过身来，回到厨房里。那时，她看到了克劳司。他站在那里，上半身稍向前弯，好象是在偷听。他望着自己的母亲，眼睛里混合着忧虑和怒火。

“媽……”

他叫道，但是，再也說不下去了。克洛特在廚房里又用力地、舒服地擤了一下鼻涕。母親抓住克勞司的手臂，想安慰他一下。可是，她又走進了廚房，隨手將門关上。克勞司做出一種激烈的動作，好象要跟着她前去。但是，他依舊獨自留在走廊上，繼續聽着克洛特從廚房里發出的威脅聲。後來他想起了一件事。想到這件事就感到很難受，但是這是唯一的出路。他打開房門跑了出去。

他越過黑暗的院子，沿着路燈照耀着的街道奔跑。在一座開設店鋪的房子面前，他站定下來，用口哨發出了一個信號。他心焦地向上張望着。他再發出一口口哨等候着。四樓的一扇窗戶里，馬克司出現了。他驚异地喊道：

“是克勞司嗎？出了什么事？”

克勞司激動地喊道：

“下來吧！快些！有要緊的事！”

他低下頭等着。

行人走過。一些無所謂的話鑽進了他的耳朵。門終於開了。馬克司走了出來。他感到很奇怪，問道：

“究竟是什麼事？”

克勞司沒有看着他的朋友。他咽了一口唾沫。後來他很快地說道：

“我必須得到我的那一部分錢，我的母親付不出房租。”

他不好意思地望着馬克司的臉。但是馬克司好象并没

有听懂他的话。他走了几步，然后在店铺前面的石阶上坐了下来。远处传来一辆电车的隆隆声。

馬克司从口袋里拿出梳子，茫然地用手指甲沿着梳子的齿掠过去。最后他問道：

“那么拳击手套呢？……”

他失望的声音颤抖着。克勞司难受地說道：

“克洛特要把我們赶出去。”

“难道沒有人可以帮帮你們的忙嗎？”

“誰呢？”

一辆汽車駛过，可以听到收音机里的音乐。不知什么地方有人說着英語。克勞司輕輕地說道：

“要是能多掙得一些錢，母亲一定会还給我們的。”

馬克司慢慢地从石阶上站起来。他轉过身去，連連喘息着，好象他在伤风似的。然后他把手伸进褲袋，小心地拿出了小鉄盒。錢币发出清脆的响声。

“全都拿去，拿吧……只剩下一半还有什么用呢？”

他把盒子塞到自己朋友的手里。

克勞司几乎要哭出来了。他用力挤出了一句話：

“克洛特是个狗东西……”

克洛特悠游自在地走进了舞厅。他推开了一个人，轉过身去。他身边有个穿着美国軍曹服裝的人。克洛特小舞厅的景象与往日一样：双双对对的舞伴汗流满面地在舞池里摆动：美国兵、半成熟的姑娘和青年。

克洛特和这个美国人在酒吧旁边停了下来。

“再来一杯燒酒，黑帕菲先生？”

克洛特客气地問道。

“O K。”

美国人点点头。酒吧女郎不待吩咐就給他們放好杯子，倒上了酒。

黑帕菲接上了他們走进舞厅时中断了的談話：

“誰来挖这牆洞？”

克洛特耸耸肩膀，皱了皱眉头。

“我还没找到人，这件事太危險……”

黑帕菲沉思着，玩弄着酒杯。

酒吧女郎又斟了一次酒。

“Children①，” 黑帕菲突然說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Children——孩子們！”

克洛特惊愕地問道：

“哪一种孩子？”

黑帕菲想了一想哈哈笑道：

“您是想不到的，克洛特！难道您从来没有看到过孩子們在廢墟里玩耍嗎？”

“哦，原来是这个意思！”

他有些傲慢地向着克洛特点了点头，轉过身来准备走

①英語，孩子們的意思。